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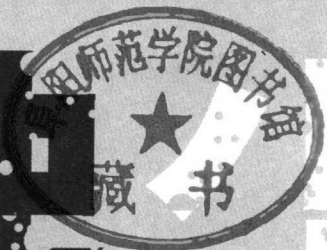
拂尘

郑彦英·著

FU CHEN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拂尘



郑彦英 著

FU CHEN

人民
文学
出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拂尘/郑彦英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7.8
ISBN 978-7-02-006119-8

I. 拂… II. 郑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49250号

责任编辑: 王 干 装帧设计: 柳 泉
责任校对: 马云峰 责任印制: 张文芳

拂 尘

Fu Chen

郑彦英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25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9 插页 3

2007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2000

ISBN 978-7-02-006119-8

定价 17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内容简介

父亲是雄心勃勃的亿万富翁，儿子是风华正茂的大学生，两人爱上了同一个美才女，少女选择谁？

亿万富翁猝死桑拿房，身边只有一个妓女，是蓄意已久的谋杀，还是暴病所致？

巨大的资产，庞大的企业，是分割还是整合？是停滞还是发展？不同的人从不同的方向伸过手来。

作者长期观察金矿矿区和现代城市茂密而纷杂的生活，面对穿行或蜗居其间洒脱、高尚、贪婪、丑恶并存的灵魂状态，面对纯真的爱情和怪异的性取向，在诉诸于文字时，做了许多遮掩和切割，修改时发现，遮掩和切割的，恰恰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，于是又恢复了生活的原貌。

作者简介

郑彦英，男，1953年6月26日出生于陕西省礼泉县，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，现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、河南省文学学院院长。出版长篇小说《石瀑布》等5部，作品集《太阳》、《郑彦英诗语焦墨画——乡村模样》等12部。影视作品有电影剧本《秦川情》等3部，被搬上荧屏的电视剧本《彭雪枫将军》等6部。



作者像

雨辕从来没想到父亲会这么早地死，更没想到父亲的死相会这么狰狞。父亲的两排牙紧紧咬着，嘴却咧得很大，眼睛睁着，上下眼皮爆炸一样朝外翻着，大片的白眼球就暴露出来，黑眼球在浩瀚的白眼球里，只剩下一个点。

雨辕朝父亲的脸上看了一眼，身上立时冷飕飕的，从上到下一个哆嗦，下意识地朝后退了一步。却撞到了父亲的保镖铁锁怀里，鞋后跟踏到了铁锁脚上。

“哦吁——”铁锁叫出了声，叫了一半就很小心地收住了，但由于他的嗓门太大，虽然只叫了半声，停尸房里还是响起了嗡嗡的回声。

雨辕回过头朝铁锁看了一眼，点了一下头。这一点头便看见了铁锁的眼神，是那种很失落很悲哀又带有乞求的眼神，这软弱的眼神却给了他强烈的刺激，使他在一瞬间找回了自己的位置。

“嗯嗯。”化妆师清了一下嗓子，尽量让声音脆些，眼睛直直地看着雨辕，笑咪咪地问：“缝不缝？”

他知道化妆师的这个“缝不缝”很含混，是把眼和嘴一起问了。他只需要回答一声缝或不缝，点一下头或摇一下头。但他没有，他脚步很重地从父亲身边走开了，走到了停尸房的一角，他以为这里的灯光会暗一些，没想到停尸房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亮得像在大太阳底下。他心里就灰灰的，低下了头，便看见了横在地上的一双大

头皮鞋。

这是铁锁的皮鞋。铁锁不知道雨辕为啥要走到这里，他的直觉告诉他，应该跟着雨辕。

雨辕往铁锁身边歪了一下头，悄声问：“我爹……”咽了一口唾沫，“真是那么死的？”

“确……确实。”铁锁把声音压到了极低，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我就在当场。”

雨辕盯住铁锁，盯得铁锁心里毛毛的，却不知道雨辕目光在他身上，心却到了二枪身上。二枪是雨辕的小学同学，在派出所当所长。

几个小时前，在看守所里，二枪把那个小女子提到他面前。

小女子哆哆嗦嗦地说：“我给他、给他做了几年了，开始他他还要别的小姐，后来只要我……铁汉子……那个铁汉子能证明。”

雨辕没有想就知道小女子说的铁汉子是铁锁，铁锁个子高，块头大，小个子女人见了他有喘不过气的感觉。

说到这里，小女子惊恐地看二枪。二枪一瞪眼说：“看啥看，快说！”

小女子赶紧又说：“其实，我的个子，是我们姐妹中……最小的，但是……但是大龙老板说，他就喜欢我这种个子小小的，灵灵巧巧的女子，还夸我的功夫好。”说到这里又看着二枪，“你知道的，你审过她们了，我们洗浴城按摩坊里，几十人呢，几十人就我的功夫好。前几年，大龙老板一有时间，就让铁汉子领我去做，每回去，我都会做得让大龙老板哼唧得喊起来……”

二枪及时地制止了她，“别显摆你的功夫了！说这一回！”

小女子刚刚得意忘形就被制止，张了一下嘴，闪闪嘴唇没说出话来，又张了一下嘴，又闪闪嘴唇，见二枪没吭，才又说：“这一回呢，这一回是大龙老板两三年都不要我了，我们老板就说我的功夫

差了，硬让我跟浙江来的人学了两招，才把我送给大龙老板。大龙老板要在我们洗浴城里最高档的单人桑拿坊里蒸桑拿，穿着睡衣接待我们，态度很坚决，说他不想要。我老板说哪有不想要的，你是不想要我的人，我这儿把人送给你，你看得起就弄，看不起就不弄，不要钱。老板还跟我发狠，说我若不能抓住大龙老板，她立马让我滚。我当然要好好对大龙老板，人都有个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的心气，我当然要天天向上，我就硬把大龙老板往床上拉，大龙老板一下子把我推倒了，关住桑拿间的门就进去蒸了。我就在外边等，想着他蒸完以后浑身放松了，正好下手。没想到等了一个小时他没出来，我就把衣服脱光了，拿着老板事先给我的钥匙打开门进去了，这一进去麻烦了……”

二枪横了一眼：“说，咋到关键时刻停下了？”

小女子慌忙说：“大龙……大龙老板光光地躺在桑拿间的木条凳上，我过去一看，他的脸憋得乌青，吓坏我了，我就光着身子跑出去，把守在单人桑拿房外面的铁汉子喊过来了，铁汉子一见就慌了，先扇了我一巴掌，我说你扇我也没有用，赶紧叫医生来吧，铁汉子这才叫来了医生，对了，还有你这个公安……我吓得，吓得直到你们来了还没穿衣裳……”

说到这里小女子脸上布满了惶恐，可怜兮兮的。那张脸这会儿就浮现在雨辕面前。

雨辕闭住眼摇摇头，硬把那张脸从眼前推开，然后轻着声问铁锁：“公安局拍照没有？”

“拍了。”铁锁忘了压住声音，声音震得停尸房里嗡嗡作响。

“拍瞳孔没有？”他斜了铁锁一眼。

“瞳……瞳孔？啥个瞳孔？”铁锁茫然地站在那里，不知进退。

“就是黑眼珠。”

铁锁认真想想，“没……没有拍。拍这有啥用？”

他没有回答铁锁，只将铁锁的手机要过来，拨通了二枪的电话，下意识地朝停尸房的角落走走，把声音压得更低，问二枪关于瞳孔拍照的事。

“没拍。”二枪在那边说。

“那……能不能，叫专业人员来拍拍？”

“呃，”二枪沉吟了一下，“好……好吧。”

他知道，二枪沉吟那一下，是认为他多此一举。他瞭了一眼父亲，父亲还不到五十岁，就这样死了！？父亲从一个身无分文的农民到一个亿万富翁，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。这十几年里，父亲一直大刀阔斧地挣钱，却没有注意到对生命的关照，除了用铁锁担任司机兼保镖以外，他几乎没有什么人身防范措施，似乎没有想到有人会谋杀他这个亿万富翁。

这时候化妆师走到他跟前来，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化妆师竟然给自己脸上擦了胭脂，走路的姿势也一扭一扭让他恶心，他禁不住怀疑，这家伙是一个同性恋者。

化妆师朝他龇了一下牙，“缝不缝呢你倒是说一声，我是这里的王牌化妆师，后面的活儿堆了一大堆，不能光等你一个人。”

他直过眼去看化妆师，就那样看着不吭气。

化妆师顶不住他的眼光，只好把眼睛闪开了，眼光顺在地上，“你总归得……”

铁锁走过来了，铁锁瞪着化妆师说：“你就不能等一下吗？给你化两个人的钱还不行吗？”声音震得化妆师朝后闪了一下。

化妆师面对铁锁龇龇牙，大概认为这是笑话，“那我这会儿弄啥？我一个王牌化妆师不能空着手挣钱。”

“你实在没事，”铁锁说，“对着镜子把你的脸再化化，练练手艺。”

雨辕以为化妆师会生铁锁的气，没想到化妆师竟然很听铁锁的话，迈着小碎步走到大镜子面前，对着镜子修整自己的鬓角，将

手掌平伸开来，缓缓按住鬓角，往下压一下，又压一下。

二枪这时候咕咚咕咚走进来了，“我就在前面办案。”二枪声音很大地说，“法医马上就到。”

“我是想……”雨辕朝父亲那边看看，“人一烧，啥都拍不成了。”

“对着呢。”二枪说：“还是拍一下好。不过我们上法医课的时候，咱省上的大法医就说，在被害者瞳孔里能看见凶手的说法，只是一个理论，也许人类将来在连接瞳孔的神经里，可以发现凶手，但是目前，在瞳孔里绝对不可能找到凶手的影像，甚至什么影像都找不到！”

他看看二枪，“那……”

“不不，还是拍，我已经叫法医来了。离这儿最近的一个，看看这不是来了嘛！”他招招手：“这边这边。”

法医掂着一个很大的包，斜着身子走过来了，脸上没有一点表情。

雨辕对法医说：“对不住，让你来拍。”

法医一扬头，“我干的就是这事情，”他不紧不慢地说，“剖腹挖心，刮骨头抽筋，验精子镟肛门……”突然不说了，在一脸狰狞的雨辕父亲面前打开大提包，拿出一个巨大的照相机，对准了一个瞳孔。

二枪站在法医旁边，对雨辕说：“这是局里最好的显微摄影机。”又转向法医：“怎样，有人影没有？”

法医还是那样木着一张脸，“你明明知道还问，这种事情不下一百回了，你还不知道？”

雨辕就在二枪身边立着，心里沉了一下。

法医看了一下，对雨辕说：“你来看看。”

雨辕看了二枪一眼，才走过去，看了半天，叹了一口气，“啥……啥也没有。”

二枪说：“我理解你的心情，是谁都会有这种心情，但是大伯确实是那样死的，我和医生几乎同时赶到的。当然，你当时不在现场，心里就会有很多疑问，更重要的是，大伯是一个亿万富翁，最容易让人想到的就是谋财害命，但想想，那时候屋里只有妓女和大伯。大伯确实就是在那个时候死的，而且，铁锁就在桑拿室门外边立着呢。”

铁锁立即说：“对……对着呢，就是那狗日的女子娃，把老板给吹死了。”

雨辕扫了铁锁一眼，铁锁立马不吭了。

化妆师说：“那，缝吧？”

雨辕没有看化妆师，他害怕看见化妆师脸上的胭脂，便把眼朝着地，说，“好……好吧。”声音轻得几乎让人听不见。

头发落地一般的声音还是让化妆师逮住了，他立即表现出欢天喜地的样子，“我一出手，你就知道什么是王牌化妆师了。”

雨辕厌恶地离开化妆师，对正在装照相机的法医说了声谢谢。

“没事，自家弟兄！”二枪说，“你放心，你兄弟我该想到的都想到了，从大伯出事的那一刻起，大伯的遗体就一直有公安守着，不让任何亲属接触，大伯在金山大厦的办公室、卧室，至今还封着，就是等着你处理。还有，你现在处在最危险的境地，你可能没有意识到！因为大伯一走，紧接着的应该是亿万财产的分割，所以你放心，明里暗里，这些天我一直派人跟着你，不能让你出事。”

雨辕感动地看着二枪，“亏你比我想得周到。”他咬咬嘴唇，又说：“那个女子，那个小女子，不要放，我还要问她，我可能想得更……”

“明白明白。”二枪说，“若是有黑手，就在这女子后面。”

“千万……千万别让她死了。”

“这你就放一万条心了。”

这时候他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，他一看，是化妆师，心里就极

其反感。反感他那样的一双手竟然拍他的肩膀，但人家已经拍了，手已经拿开了，形成了既成事实，他只好压住厌恶，看着化妆师。

化妆师很有成就感地看着床上的尸体，“怎么样，你父亲一下子满脸微笑满面春风了。”

他一扭头，恶心立即没有了，因为他看见，父亲确实在这片刻时间后满面春风了，似乎睡得很美，正做着很好的春梦。

但他突然想到了缝的材料，“你是用什么缝的？”

“线！”化妆师从化妆盒里拿出一卷金色的线，“就是这种线，颜色和肉一模一样，你就是翻开他的嘴，也看不到缝的痕迹。”

雨辕闭了一下眼说：“我爹弄了一辈子黄金，临走，一两黄金也带不走，还是拿些金线来，用金线给他缝。”

“错了。”化妆师的语气俨然一个教授，“你以为你用金线给他一缝，火化时他能把金子带走了？不！金子在火化炉里是烧不化的，你若是一不留神，火化工就会从你爹嘴里眼里抽走金线，弄得他临到火化，尸体还被人毁了伤了。你若是看得紧紧的，他会在烧完你父亲后，在骨灰里反复扒金线，弄得你父亲骨灰不宁，你愿意吗？”

“有……有道理……”雨辕答道。

化妆师依然眉飞色舞，“只有我给他缝的金线，能让他真正带走，嘴里的金线让他下一辈子金口玉言，眼里的金线让他下一辈子两眼金光照亮金色前程。”

二

虽然雨辕打心眼里痛恨父亲，从小就像躲瘟疫一样地躲父亲，但父亲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突然辞世，还是给了他异常沉重的打击。他这才知道，心底深处，他还是深爱着自己的父亲的。从知道

父亲死讯的那一刻起,他就坚定地认为,拥有亿万资产的父亲是被谋害的。谋害的原因不外乎两条:一是谋父亲的钱,二是向父亲复仇。

谋钱的人分两类,一类是只有父亲一个人知道的欠债人。父亲一死,这债就随着父亲的火化变成青烟了。但是雨辕知道,父亲在钱的问题上,从来都是守财奴式的,任何人不可能从父亲那里借到钱。所以这一条可以排除。那么,剩下的,就只有父亲亿万资产的继承人了。

“事情已经发生了不用那么沉重,”二枪说,“为大伯报仇不是靠沉重痛苦,而是靠智慧。对了,我给你带了遗产继承法,你研究一下。”

“好个二枪。”雨辕在心里说,“这才是真正的哥们。目前,最关键的就是遗产的继承问题,并且,从遗产继承问题中,说不定可以找到谋杀父亲的凶手!”

在停尸房明亮的灯光下,雨辕翻开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继承法》。

二枪的手机响了,他对着手机说:“我十五分钟到。”他合住手机拍拍雨辕的肩膀:“你父亲突然死亡,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关心吗?整个市里都惊动了,你父亲是亿万富翁,他的死亡必然对市里的经济带来影响,所以市政法委调动了公检法司四个部门的人组成了一个紧急调查组,目前正处于紧急侦查破案的过程中。我现在就去参加案情分析会。开完回来听你的想法。”

好!太好了!雨辕想。不单是人多力量大的问题,更重要的是一下子就会给凶手以巨大的震慑力量,同时会撒开一张大网,从整个市区拉过去,在这样的网下面,凶手是跑不了的。

但是,任何人都不能代替自己作为儿子的责任,更没有自己对父亲以及父亲周边环境的敏锐感觉。所以,自己这边的工作,更应该抓紧抓好,不能让父亲的遗体老是躺在这里!

雨辇想着,研究起遗产继承法。看着看着,他的眼睛长时间地停在下面的条款上:

第二章 法定继承

第九条 继承权男女平等。

第十条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:

第一顺序:配偶、子女、父母。

第二顺序: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。

继承开始后,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,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。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,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。

本法所说的子女,包括婚生子女、非婚生子女、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。

本法所说的父母,包括生父母,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。

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,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、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、养兄弟姐妹、有抚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。

“那么……”雨辇在心里说,“母亲是当然的第一继承人,自己和姐姐小米只能排在后面。”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叹道:“娘……”

母亲的面容立即浮现在他的眼前。

愁苦。痛苦。疾苦。苦!

苦始终是母亲的表情。

由于长期的愁苦表情,使得母亲的脸上不但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抬头纹、鱼尾纹,而且在脸的两边,竖下来几条弯曲的竖纹,就像一张打渔的网,有纲有目,那么多横的纹就是目,而那几条弯曲的竖纹,就是纲。雨辇知道纲举目张这个词,但是使用在母亲脸上,他怎么也接受不了,而且给他增添了无限恼怒,恼怒的对象就一个

人,那就是父亲石大龙。

因为长期以来,自己的痛苦来自父亲,母亲的痛苦更是来自父亲!

他清楚地记得二十多年前的那个寒冷的下午,刚刚会走路的他跑到家门外边去耍土,呼呼啸叫着的西北风把门前的沙土扬起来,飞着扑着灌进他的两只眼,他越揉,眼越疼,越疼越想揉,于是就把两只眼揉成了红色的桃子,而且揉出了一大泡尿,尿湿了棉裤,尿湿了鞋子,冰冷的西北风又把尿湿的裤子和鞋子冻成了硬冰块,他只要一动,硬冰块的棱子就朝他的肉上割,于是他就朝家里走,走一步冰棱子就不分方向地割他的腿和脚,红肿的眼里还不断地淌出泪水,泪水在脸上也冻成了冰条子,他就这样带着满身的疼痛和寒冷走进了家,推开了房间的门。

虽然他听见了屋子里异常的响动,但是处于极端痛苦的他根本没有理睬这些声音就推开房子门走进去,他还没有弄清房子里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,屁股上就挨了重重一击。这一击的疼痛远远超过了眼的肿胀和冰条子割肉的疼痛,弄得本来想得到关爱得到温暖的他一下子吓呆了,眼泪顿时不流了。

他这才发现父亲正在打母亲。母亲的裤子被扒到腿上,父亲执着他那厚墩墩的、布满疙瘩的千层底布鞋朝母亲的屁股上打,母亲的屁股已经被打烂了,母亲慌慌地遮拦,猛然一起身,泪水甩出了一条弧线,扑过来抱住他,“打我成,打娃不成,娃还睡着……”

这些画面他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,后来他问了母亲一次,他那么痛苦父亲为什么还打他,母亲说他是顺手打的。他打人不需要理由,想打就打。母亲还说,从那天开始,她发现儿子不会流泪了,哭是有的,但是干哭没眼泪,眼泪被父亲一鞋子扇回,干涸到眼眶里了。

父亲殴打母亲的事情就像吐唾沫一样随时都会发生,也就使得雨辕和他的姐姐小米渐渐习惯。在雨辕四岁那一年夏天,他顶

着大太阳拉着他家那一只奶羊回来，就听见屋子里传出来母亲可怜的颤着声的哭叫，他知道这是父亲在对母亲施烟刑。父亲是用黄铜烟袋抽烟的，父亲抽一口，烟袋锅里的烟就红一下，烟袋锅自然也就被那红火烧一下，父亲就用那烧得冒烟的烟袋锅往母亲的腿上烙，抽一口，烙一下，母亲就叫一下。还不敢躲，母亲如果躲了，父亲就会把烟袋锅对住母亲的腿来抽，直到把一片肉烧熟烧焦。母亲的腿上，已经有好多块焦坨子了。所以雨辇知道，母亲这一次没有敢躲让，硬撑着让父亲烧，硬撑着让自己的叫声短些小些，但是越短越小越让雨辇心里难受，他就拉着羊不往后院儿走，甚至产生了要去屋里制止父亲的冲动。但他当然不敢去，他若是进去，父亲的烟袋锅就会毫不留情地对准他的腿，这是已经被事实证明了的，但他心里很急，自己和姐姐都是母亲生的养的，母亲受着难自己和姐姐怎么能无动于衷呢？他看看姐姐小米，想着姐姐比自己大些，应该会有办法，但发现早已盘线回来的姐姐小米把盘好的线放在腿上，十根指头灵活地动着，玩着翻绞游戏，母亲的颤叫声就成了她玩游戏的背景音乐。姐姐的木然更加刺激了他，他的拳头攥起来了，但没有敢冲进屋子去，嘴里却呼呼地喘着，像羊们在发怒时一样叫。一想到羊他灵机一动，就抬起脚朝羊的肚子上猛踢了一脚，羊立时叫了起来，当然不是正常的叫而是惨叫，并且一叫就连着声。

这凄惨的叫声一下子把父亲从屋子里面引了出来，因为羊怀着犊，还差两个月就生，这时候惨叫，弄不好就是早产的先兆，这就就会让家里损失三十多块钱。因为羊羔一生下来，只要长一个月，就能卖三十块钱。

父亲朝着他大吼一声：“咋弄的？！”

他就拽羊，也不吭，似乎羊的叫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

就在这时候，村干部五拐来了，五拐在兄弟中排行第五，左腿又从小麻痹，所以最穷，上学的时候就最用功，是村里惟一个考